

孝經本義
孝經翼
孝經宗旨

中文孝經
孝經外傳
孝經鄭注



○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15038

212
1

孝
經
本
義

呂維祺

中
華
書
局

孝經本義

此據經苑本排印
初編各叢書僅有
此本

孝經本義序

孝經繼春秋作。蓋堯舜以來。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也。此義不明。而天下無學術矣。學術荒。而天下無德教矣。韓愈有言。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而不言是爲何物。程子曰。傳孔子之道者。曾子一人而已。而不言所傳何事。孝經。非孔子之傳。曾子者乎。今夫天地。渾然氣耳。而天地之性存焉。元氣混沌。孝在其中。父子之道。天性也。性之德有四。而仁爲長。大倫有五。而仁之於父子爲切。人之行有百。而孝爲原。大哉孝乎。天不得無以爲經。地不得無以爲義。人不得無以爲行。帝王不得無以治天下。國家昔者堯之時。雍本於親睦。舜之風動。本於克諧。以至三代聖王。莫不以孝爲治天下之本。世衰道微。大義日晦。孔子欲以此道治天下。而道不果行。乃作孝經。以傳曾子。意者謂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曾子篤實有孝行。故傳曾子。以遞傳於今。其意與春秋相表裏。乃或火於秦。紛於漢。唐僞於炫。邵黜於安石。於是訓詁家各出所見。非狃承學。卽爭竄易。不然亦祇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求之。而不知其爲帝王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遂使本旨大義。愈不明於天下後世。而明王之治。罔聞富強刑名之學。競起邪慝禍亂之作。交熾嗚呼。有如天子躬行此道於上。公卿輔之以教諸侯。大夫士庶人。卽堯舜之時。雍風動。豈在遠哉。惜乎徒託之空言。而不獲實見諸行事也。是故孔子自言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夫五經不可無春秋。猶法律之不可無斷

例也。春秋不可無孝經。猶洪水之疏瀹決排。不可不歸諸海也。子輿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愚亦曰。孝經。天子之事也。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孝經成而察於天地。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其道一也。大哉。孝經乎。參兩儀。長四德。冠五倫。綱維百行。總會六經。繼二帝三王之統。以傳天下。與後世。然則堯舜之傳。是孔曾之傳。宗其物事。蓋可思已。昔元隱士釣滄子。嘗言。聖人之經。安得竟廢不行。五百年必有明王在上。興起振作。表章是經。今天子天縱大孝。同揆堯舜。而拳拳論士人習孝經。以宋黜孝經之年計之。適符五百之期。豈非天哉。愚不敏。學識淺昧。猥以沉潛淹貫有年。乃敢折衷羣言。竊取大義。蓋欲發明孔子傳堯舜以來相傳之心法。與治天下之大經。大本。而不規規於家庭問視之一節。或於孔曾傳孝之本旨。大義不甚刺謬。而於經文一字不敢移易。慎之也。誠躬逢聖天子。特加意表章。頒之學官。而躬行於上。以明教化於下。由是大義明而學術正。學術正而德教興。天地之氣。吾之元氣。天地之性。吾之至性。堯舜之親睦克諧。吾本也。堯舜之欽明溫恭。吾本之本也。則凡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者。其仰參天經。俯察地義。幽通神明。遠光四海。皆不越因心得之。而又何屑乎富強。何繁乎邪名。何憂乎邪慝。禍亂明乎此。而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本。與其所以相傳之心法。庶不晦於天下。與後世。而學者之從事於孔曾之傳者。亦可以知所本矣。明崇禎戊寅月正元日。伊維呂維祺介孺甫序。

孝經本義卷一

明 呂維祺 譯

孝經

說文。孝。善事父母者。祭統。孝者。畜也。經。常也。謂古先聖王興道致治之常法也。漢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緯云。孔子七十二語。曾子著孝經。鄭康成曰。孝經者。五經之總會也。○謹按何休稱。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孔子本欲以孝治天下。一生精神蘊結。全在於此。夾谷。墮費。三月大治。爲之兆也。道旣不行。故口授曾子。以詔後世。學者要思。使孔子得志。行孝經時。其作爲如何。

仲尼居。曾子侍。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女知之乎。女。汝通。下同。

仲尼。孔子字。居。閒居也。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侍。侍坐也。子。謂孔子。先王。謂古先聖王。至。極也。要。切要也。德者。人心所得於天之性。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上下。統下文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而言。孔子言古先聖王有至極之德。切要之道。以順天下。而天下之民。一歸於順。故協和雍睦。上與下俱無怨尤。女。知此否。蓋孔子欲傳孝道於曾子。而其道至大。難以輕言。故先發端以啓問也。○謹按所謂先王有至德要道者。見孝雖人所固有。而不能全盡。惟先王能有之也。然必以先王立言者。見孝治天下。非王者不能。使孔子得明王輔之。當執此往矣。

曾子辟席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復坐吾語女辟與避同夫音扶下同復扶又反語去聲禮侍坐君子更端起對敏聰達也曾子聞孔子之言甚大瞿然起敬避席立對而孔子告之所謂至德要道者非他孝也孝統衆善爲德之本本猶根也行仁必自孝始而教化由此生焉所以爲德之至道之要也語將更端曾子猶立故命之復坐而詳語之

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髮音發膚音扶

身躬也體四肢也髮謂毛髮膚謂皮膚言人之一身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歸之一有虧毀損傷是爲虧體辱親樂正子下堂傷足憂形於色蓋爲此也不敢毀傷者敬之至也○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張子曰體其受而全歸者參乎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行如字

又言孝非惟不毀而已必卓然植立此身於天地之間不愧不作中立不倚道則身之所當行者窮則獨行其道達則大行於天下雖無意求名而名自稱揚於後世迥流窮源卽父母亦有顯榮若行孝不至揚名顯親未得爲立身也始終非分先後猶言孝之始基孝之完全爾○按立身行道揚名所包最廣不專指得位事君者言事君特行道揚名中一事爾

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

申結上文之意孝本愛親故以事親爲始行道揚名非事君不能全盡故以事君爲中立身行道以全

親之所付。方可以爲人爲子。故以立身爲終。事親立身。循環無端。事君者。所以成始成終也。

大雅云。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以律反。

詩。大雅。文王之篇。無念念也。聿語助詞。厥其也。引詩言人能念其祖先。而聿脩其德。則孝之始終盡是矣。

右第一章。蓋孔子欲明孝道之大。而先發其大端。以爲全經張本。其下遂次第通言之。而復三因會

子之疑問。以推廣其義。陸象山謂孝經十八章。聖人踐履實地。非虛言也。旨哉。今古文皆有古

閒居管子待坐。子曰下有參字。夫孝二句各無也。字。今文爲開宗明義章。

謹按漢藝文志。孝經一篇。十八章。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傳之。各自名家。經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爲異。隋經籍志。孔子既敍六經。作孝經。以總會之。遭秦焚書。爲河間顏芝所藏。漢初。芝子貞出之。凡十八章。宋邢昺正義云。劉向較經籍。比量二本。除其繁惑。以十八章爲定。不列名。又有荀晁集其錄及諸家疏。並無章名。唯皇侃標其目。冠於章首。○按卷帙既多。不得不分章次。但題名非古也。今倣中庸右第某章。及論語鄉黨篇此一節例。爲十八章。而不列名。

子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惡去聲。

復稱子曰者。蓋言甫竟。而又更端。是緊要提醒處。或問答偶問。而更言之。非引語也。後倣此。○此承上文。而首言天子之孝也。惡者。愛之反。慢者。敬之反。愛親者。必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不敢惡。敬親者。必

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不敢慢。夫有所惡慢於人，則愛敬其親之心薄。且恐或以貽親之辱，言不敢者，兢兢小心之極也。

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德教謂至德之教，刑儀刑也。天子謂為天之子，指有天下者言。天子德教所從出，四海所視效，以此不敢之心，盡愛敬其親之道，無所不至其極，而推以愛人敬人，則百姓之衆皆被服其德意教化，四海之大皆視為儀刑，所謂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如此。蓋天子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蓋者，約詞，有不盡之意。孝道廣大，此特略言之爾，故下必引書以明之。

甫刑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甫刑即呂刑，尙書篇名。一人，謂天子。慶，作善降祥。兆民，庶民也。十億為兆。○鈞滄子曰：孝者，良心之切近精實者也。二帝三王之心，極本於孝，乃齊治均平之準也。

右第二章。按天子建中和之極，故特稱子曰：以天子之孝統之，以廣上文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

下之意。今古文皆有，古文蓋天子之孝，無也字，今文為天子章。

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長，平聲。

此言諸侯之孝也。在上，在一國臣民之上。驕，矜肆也。高，處尊位也。危，將墜而不安也。制節，制財用之節。謹度，謹禮法之度。滿，處富足也。溢，汎溢也。位尊曰貴，財足曰富。諸侯貴踞一國之上，如自高臨下處之。

者易以危。富有一國之財。如水滿器中。持之者易以溢。有不自矜肆。雖高不危。謹守節度。雖滿不溢。不危。則不失其位。不溢。則不至悖出。

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蓋諸侯之孝也。離去聲。

社主土。稷主穀。民生所賴以安。養者諸侯。謂公侯伯子男。指有一國者言。諸侯爲社稷之主。必不危不溢。長守富貴。不至離其身。然後能保守社稷。而民人和悅。諸侯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詩小雅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引此以明不危不溢之意。○謹按此詩。是傳孝心法。乃曾子平生著力處。後當有疾。口詠此詩。以傳示弟子。易簣之夕。必曰。吾得正而斃焉。得力於此多矣。故聖門惟曾子之傳。爲得其宗焉。

右第三章。今文古文皆有。古文無也字。今文爲諸侯章。

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德行之行。去聲。下擇行。行滿同。

此言卿大夫之孝也。法服。法度之服。先王制章服。各有品秩。法言。法度之言。德行。心有所得而見之躬行者。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非法服而服之。是僭上僭下。非法言。是妄言也。非德行。是僞行也。服之。言之。行之。有虧孝道。故三者皆不敢也。

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惡。去聲。

是故言必守法，行必遵道。口之所言，身之所行，皆遵道法，故無可擇。言之多雖至於滿天下，無率口之過行之多，雖至於滿天下，不招人之怨惡。卿大夫立朝，則敷奏接賓，出使則將命布德，故言行可滿天下。○草廬吳氏曰：人之相與，先觀容飾，次交言辭。後考德行。孟子言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意與此同。首服次言次行者，蓋先輕而後重，是故以下申言行而不及服者，蓋詳重而略輕，故下文又以三者總結之也。

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蓋卿大夫之孝也。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懈，居反。

三者，法服、法言、德行也。宗廟者，按祭法：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卿大夫、通指王朝、列國言。卿大夫世守宗廟，僭服、妄言、僞行有一，則不免於罪廢。惟法服、法言、德行三者全備，而後能保守宗祀。蓋卿大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詩：大雅烝民之篇，引仲山甫修其威儀，爲王喉舌，夙夜小心，式於古訓，不敢懈怠，以事其君，以明卿大夫之孝。

右第四章。今古文俱同，今文爲卿大夫章。

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

此言士之孝也。資，藉也。取也。言愛父與愛母同，敬父與敬君同。母非不敬，以愛爲主，君非不愛，以敬爲主。兼愛與敬，惟父而已。皆本人性自然，而非有所強也。此移孝爲忠之道所由生也。

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長，上聲。

故承上文而言。忠謂盡心無隱。順謂循理無違。士初離膝下。乃登仕籍。或未盡知事君之道。第用事父之孝以事君。則爲忠矣。卽用事父之敬以事長。則爲順矣。長謂士之上有卿大夫爲之長也。

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蓋士之孝也。

士如上士中士下士。指已仕者言。合忠與順而不失其道。以事君與長。然後能安保其俸廩之祿。官爵之位。而永守其祖先之祭祀。惟士無田。則亦不祭。故祿位與祭祀相關。蓋士之孝有終始。當如是也。

詩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夙音宿。寐密二反。忝他點反。

詩小雅小宛之篇。引詩言早夜敬謹。無辱所生之親。以明忠順不失之意。○張子曰。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右第五章。古文今文皆有。古文保其祿。位爲保其爵祿。今文爲士章。

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

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舉事順時。用天道也。分別五上。視其高下。各盡所宜。分地利也。不順天道。物無以生。不辨地利。物無以成。二者皆得。則生植成遂。衣食足矣。尤必謹守其身。而不敢放縱。節其財用。而不敢奢侈。以此養其父母。不徒養口體。且養志矣。庶人之孝有終始。惟此而已。○謹按此章。變蓋言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其應行之孝道甚廣。所言亦未敢以爲盡。故云蓋。而猶必引詩書證之。若庶人之孝。其理易明。其事易盡。故直指之曰。此而不必引詩矣。

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故自天子下至於庶人。雖有尊卑之分。其根於一本則一。孝雖有五等之別。其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則一。有如立心不純。用力不果。其於立身之終。事親之始。皆無成就。如是而禍患不及。必無之理也。孔子爲天子。庶人通設此戒。以結上文之旨。可謂至徹切矣。

右第六章。按經之首章。統論孝之始終。中乃推極孝之通於天下。而未總結之。朱子曰。首尾相應。次第相承。文勢連屬。脈絡通貫至矣。今古文皆有古文分地之利爲因地之利。自天子句多子曰已下四字。今文爲庶人章。

曾子曰。甚哉。孝之大也。子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行去聲。下同。此因曾子之贊。而推言之。以明本孝立教之義。曾子平日以保身爲孝。不知孝之通於天下。其大如此。故極贊之。而孔子言民性之孝。原於天地。天以生物覆幬爲常。故曰經。地以承順利物爲宜。故曰義。得天之性。爲慈愛。得地之性。爲恭順。卽此是孝。乃民之所當躬行者。故曰民之行。○西山真氏曰。人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形有大小之殊。理無大小之間。

天地之經。而民是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順天下。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治去聲。則法也。孝者。天地之常經。而民所取以爲法則者。但民不能自則。聖人乃則之也。經故常明。義故利物。則其明。因其利。以順天下。愛敬之心。而立之政教。是以教不待戒肅而成。政不待威嚴而治者。無他也。蓋以孝爲天性之自然。人心所固有。是以其化之神如此。○慈湖楊氏曰。民自膝下嬉嬉。皆知愛親愛。

其親之心曰孝。天之健行地之博載。化生一以貫之。○謹按上言天之經地之義。下言天地之經。言經而義在其中矣。下又變經言明。變義言利者。經常明義利物。非有二也。皆文法錯綜。極變化之妙。非聖人不能道。或改利爲義。非也。

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是故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陳之以德義。而民興行。先之以敬讓。而民不爭。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詩云。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好去聲。惡烏路反。赫許格反。

教承上不肅而成之教。言政教皆可化民。而以孝立教。其化尤神。是以先王有見於此。而必以身先之也。博廣也。謂廣其愛於親也。遺棄也。陳布也。導引也。示昭明之也。禁知所禁止而不敢犯也。博愛敬讓。以身前乎民。故兩曰先之。德義之美可布。故陳之。禮節樂和有節文聲容可引。故導之。善當好惡當惡。善有慶。惡有刑。可以昭明勸戒。故示之。此五者皆則天地之經。以孝教民之目也。民之化之捷於影響。甚矣。教之可以化民也。引詩小雅節南山篇。以證教明於上。民化於下之意。○周子曰。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

右第七章前章之語已終。因曾子贊之。而復極言本孝立教之義。其下七章皆推廣此意。而反覆言之。今古文皆有古文天之經三之句。俱無也。字今文爲三才章。

子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治平聲。下同。

此又廣上文教可化民之意而極言之。明王、明聖之王，卽首章之先王也。遺、忘也。小國之臣，謂子男以下之臣也。其先王，指明王之先王也。言明王見理最明，故以孝治天下，愛敬其親，不敢惡慢於人。雖小國之臣，尚不敢忘。況公侯伯子男五等之君乎？故得萬國歡悅之心，尊君親上，同然無間。人心和而王業固，社稷靈長，世德光顯，以此事其先王，孝道至矣。教之本立矣。○謹按孔子之稱明王曰：不敢遺小國之臣，不敢之心，卽前不敢惡慢於人之心，一於敬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然以欽明溫恭，開萬世治道之源。禹以祇台幹父之蠱，湯以聖敬肇修人紀，文武以敬止執競而止孝達孝，可見帝王傳授孝道心法，止此一敬有天下者，所當深念也。

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人之歡心，以事其親。鰥，古頑反。

以此教諸侯，而治一國者，不敢侮慢於無妻之鰥，無夫之寡，況知禮義之士與齊民乎？緣此，故得一國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先君。以此教卿大夫士庶人，而治一家者，不敢有愆失於臣僕妾侍之疏賤，況妻子之貴而親乎？緣此，故得一家人之歡心，以事其親。此皆明王之有以教而化之也。

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禍亂不作。

氣屈而歸曰鬼。災害，如水旱疾疫之類。生於天者也。禍亂，如悖逆篡叛之類。作於人者也。承上三節，誠然，故親生而存，則安其養而心志和，親歸而鬼則享其祭，而魂魄寧，盡天地間無非一孝所薰蒸，心和

氣和天地之和應之。天下無不歸於太和蕩平。而災害禍亂自潛消默化矣。

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行去聲。

故總結之曰：此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蓋由天子身率於上，諸侯以下化而行之，故能如此也。未引大雅抑之篇，以證明王孝治天下之意。覺，明也。詩註：大也。○慈湖楊氏曰：此章發明道心之至和，何其深切著明也。每誦此章，如春風和氣，油然而動于中，而自不能喻如身在唐虞三代之盛世也。

右第八章。王今古文皆有古文之今古文皆有古文以孝治天下也如此。無也字。今文爲孝治章。